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劉子

校釋

劉子校釋

新編諸子集成

劉子校釋

傅亞庶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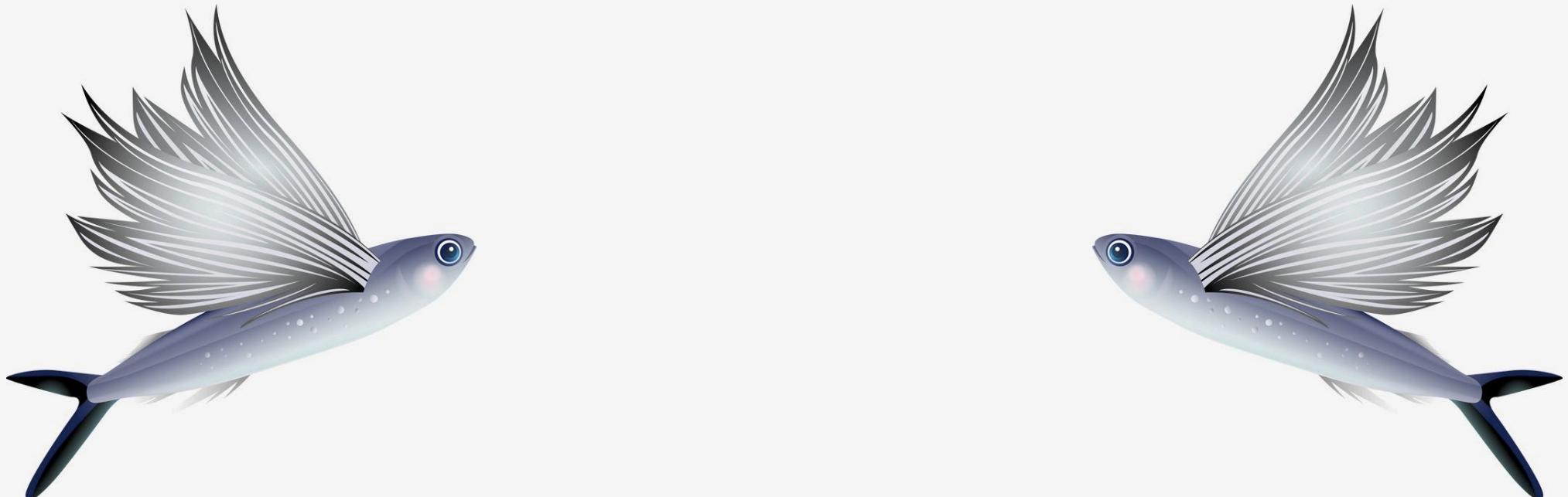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 序　言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北齊思想家。其生平事蹟不得詳知。據北史、北齊書本傳，劉晝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北分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時期，北朝爲異族統治，其所撰之劉子，針對當時的社會時弊，表達了自己治國安民的思想主張和爲國建功立業、施展個人才能的政治抱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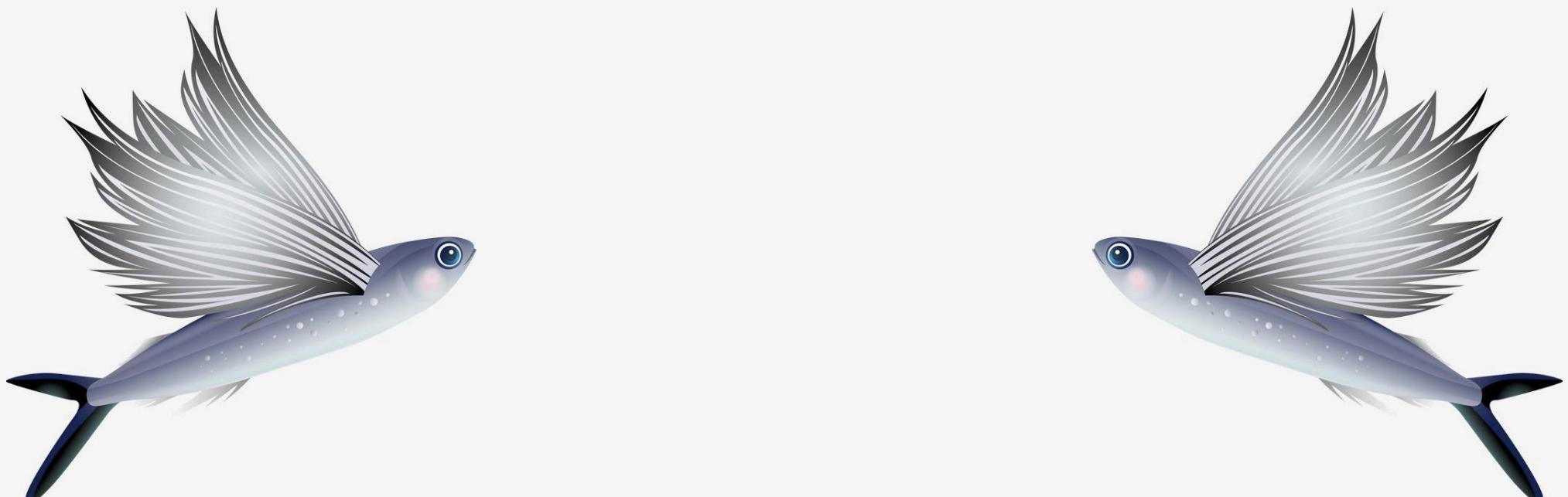
劉晝社會地位低下，據其本傳，「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得之墳籍，則「恣意披覽，晝夜不息」。（北史儒林上劉晝傳。）動蕩的社會環境，傳統民族文化的陶冶，奠定了他救世安民的思想基礎，企圖以儒家的思想主張來改造社會，強調個人的修身。立言上，師法儒學經典，「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崇學章文。）強調學習要精誠專一，不得游情外務，「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之者，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專務章文。）立行上，以儒家的戒規來約束，強調慎言、慎獨、慎隙等儒家傳統的品格。其次，也是主要的，劉晝希望國家有聖君賢臣，寄治國安邦希望於在上者。（一）、希望君主聖明，謹慎自己的德行，「君好之，民必從之。……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從化章文。）使百姓有所從，化於一。（二）、希望國君愛惜民力，重視農耕，強調「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貴農章文。）「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民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愛民章文。）這是對先秦、兩漢時民本思想的繼承，亦是對在上者提出的規勸。（三）、希望國君以法家的思想改造社會，建立適應社會發展的法令法規，「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機也。……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能棄法而成治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法術章文。）（四）、希望在上者選才任能，「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誄。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寢；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薦賢章文。）同時強調舉賢要不拘一格，「是以

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者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妄瑕章文。）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對班超等投筆從戎，建功立業，是非常贊賞的，自己亦希望得到建功揚名的時機，然其地位低下，名聲不顯，希望有聖君賢臣發現、選拔自己，「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知人章文。）「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因願章文。）「賢士有脰而不肯至者，蠹材於幽岫，腐智於柴葦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薦賢章文。）這是作者心聲的流露。在當時的社會中，劉晝的志願難以實現，由此對那些壓制人才、名實顛倒的社會現象，表現出一種憤嫉之情，「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乞於中路」。（薦賢章文。）與本傳所謂求秀才，十年不得，及被舉，又考策不第，上書亦不見收采，竟無仕進之言，可互參。

劉子內容豐富，涉及範圍廣泛。六朝時，江左談玄風氣盛行，北朝亦受其影響，在劉子中，亦有所反映。在傳統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儒、道二家對劉晝的影響最大。劉晝認為，儒家學說可以治世救國，道家學說可以全身美名。「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

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達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九流章文。）表現的是一種儒、道互補的思想。一方面，劉晝贊賞班超等人爲國建立功業的行爲，一方面，又認爲「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清神章文。）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狀態，是現實的生活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殘暴的異民族統治，使得文人學士往往具有自危感，所以作者產生「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清神章文。）「古之有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府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韜光章文。）這樣的思想，是十分正常的。且老、莊思想講求出世，而當時談玄爲文人所時髦，所以劉子的清神、防慾、去情、韜光等篇的思想，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對自然現象的認識上，劉子的思想是不確定的，對前人的自然觀，有繼承，無批判。在有些問題上是唯物的，在有些問題上是唯心的，有時動搖于二者之間。論及天命時，劉晝有宿命論思想，「人之命相，賢愚貴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星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而聖智不能迴也。……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

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命相章文。）這是承襲了論衡、潛夫論的思想。論及事物之間的聯繫時，介於唯物與唯心之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羣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於晉；淄、澗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日鳴，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蚯移矣。……太白暉芒，鷄必夜應；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鷄爲兌禽，金爲兵精。馬者離畜，火爲武神」。（類感章文。）劉晝注意到了自然現象之間的一些內在聯繫，然又以之與一些迷信的觀念附會到一起，其認識論搖擺於唯物與唯心之間。然而，劉子全書的主旨，在於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於傳統的天命思想，亦是一種間接的反叛，故劉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應占有相應的位置。

劉子文句，引用、套用前代典籍舊語者居多，因而是書對於研究前代典籍、校正文字有參考價值。

(一)是書對研究漢書藝文志有參考價值。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類有桑丘子五篇。今本漢志作乘丘子。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乘丘當作桑丘。」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載葉長青漢書藝文志答問云：「乘丘乃桑丘之誤。廣韻十八尤丘字注及邵思姓解、鄭樵氏族略引本志皆作桑丘，隸書桑作乘，故誤乘耳。」案劉子九流章：「陰陽者，子韋、鄒衍、桑

丘、南公之類也。」此爲校今本漢志最直接、最早之據。

(二)是書對於研究淮南子有參考價值。淮南氾論篇：「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劉子賞罰章：「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姦。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姦息。」按以劉子文證之，淮南文之「勸衆」當作「衆勸」，以與下「姦禁」相對。

(三)是書對於研究吳越春秋有參考價值。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正義引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今本吳越春秋無此段文字。劉子知人章：「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據此，可知史記正義所載，乃吳越春秋佚文。

關於劉子作者問題，學術界於劉晝或劉勰撰至今意見不一，筆者主劉晝撰說，詳見後附劉子作者辨證。

傅亞庶

一九八八年二月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

## 凡例

(一) 本書以民國十三年海寧陳氏景明刻本劉子袁註十卷本(即舊合字本)爲底本。該本一則錯誤較少，二則通行易見。

(二) 參校本以明以前不同源流的刻本、鈔本爲主，校其異同，定其是非。同一源流各本及明以下各本，亦在校勘之例，如有可採，必擇善而從。校記採取以字繫本的方法。例：清神章「人不照於昧金」，「昧」，程榮本作「爍」。

(三) 他人校勘提出的衍、脫、誤、倒等文字、文句，可採用的，即凭依改正。他人校勘未及見，而確有問題的文字、文句，則分別根據他本、他書的引用，或據詞義、語法、句義、章法、修辭特點等條件，經過審察，認爲正確的，提出修改意見。如系詞句顛倒，就在註文中註明倒正過來。正文中的異體字，除前人有成說外，一般則在正文中直接改正過來，不在註文中加以說明。

(四) 校勘中凡認爲底本不誤，他本誤，他人校正他本的結論與底本合者，爲避繁復，不再引述。底本不誤，他人校改致誤者，則加以辨析。

(五) 底本有唐袁孝政的註文，今全部收入本書。註解時，袁註凡屬可用者，則採入。袁註謬誤及不確者，則具一一加以訂正、辨析。又子彙本中偶有夾行小字註文，疑即宋志所錄奚克讓劉子音釋、劉子音義之殘篇（道藏本亦有之），亦全部收入本書。又景四庫本註文有與袁註有異者及袁註未備者，疑館臣所增補，凡此，亦全部收入本書，於其謬誤，亦以辨析。對他人誤註或似是而非的註解，具加以說明。

(六) 所採各家成說，第一次引述時，人名書名並舉，以後則只舉人名。收入叢書的刻本，第一次引用時舉叢書全稱，以後則只舉簡稱。對舊刻、舊鈔本的稱謂，一律遵照舊稱，以免造成紊亂。

(七) 劉子文句，套用前代典籍舊語者甚多，對於有些出處暫不能明者，則在註文中一一說明。

# 本書所據版本書目

名稱

簡稱

(一)法藏敦煌寫本劉子殘卷

法藏敦煌本

(二)羅振玉校敦煌寫本劉子殘卷

羅校敦煌本

(三)傅增湘校錄本何穆恣藏唐卷子本、劉希亮景寫劉幼

傅校本

雲藏唐卷子本劉子殘卷

宋本

(四)孫星衍、黃丕烈跋宋刻劉子新論十卷

覆宋本

(五)黃丕烈校跋明覆宋刻劉子新論十卷

明鈔本

(六)葉子寅、許心宸跋、張紹仁題款，黃丕烈、陸拙生校跋

景道藏本

明鈔劉子新論十卷

蔣本

(七)上海涵芬樓景明正統道藏本劉子十卷

顧本

(八)明萬曆壬辰蔣以化刻劉子十卷

蔣本

(九)明萬曆顧雲程刻劉子十卷

(一〇)清嘉慶間蔣元庭刊道藏輯要本劉子

\*道藏輯要本

(一一)臺灣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子十卷

景四庫本

(一二)明萬曆五年周子義刊子彙本劉子二卷

子彙本

(一三)清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刊百子全書本劉子

百子本

二卷

(一四)明萬曆六年吉府刻二十家子書本劉子(不分卷)

吉府本

(一五)明萬曆二十年程榮刊漢魏叢書本劉子新論十卷

程榮本

(一六)明萬曆年間刻白口本劉子新論十卷王念曾校本

王念曾校本

(一七)清嘉慶中刊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本新論十卷

何允中本

(一八)清乾隆五十六年金溪王氏刊子餘增訂漢魏叢書本

王謨本

新論十卷

(一九)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刊畿輔叢書本劉子新論十卷

畿輔本

(二〇)民國六年潮陽鄭國勳刊龍溪精舍叢書本新論二卷

龍溪本

(二一)明龍川精舍鈔本劉子十卷

龍川鈔本

(二二)明隆慶元年刊沈津纂輯百家類纂本劉子十卷

類纂本

(一一三)明崇禎年刊黃澍、葉紹泰輯漢魏六朝別解本劉子

\*別解本

(一一四)明刊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本孫月峯評定北齊劉

\*孫評本

子二卷

(一一五)明天啓六年刊陳仁錫評選諸子奇賞本劉子雜篇

\*奇賞本

(一一六)明刊歸有光輯諸子彙函石匏子

\*彙函本

(一一七)明陶宗儀纂說郛劉子一卷(張宗祥校本)

\*說郛本

(一一八)清光緒二十三年李寶訖輯諸子文粹本劉子

\*諸子文粹本

(一一九)民國十三年海寧陳氏景明刻本劉子袁註十卷

\*舊合字本

註：有\*號爲節本。

## 本書所用考訂書目

- (一) 孫詒讓：札述（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 (二) 盧文弨：羣書拾補（叢書集成初編本）
- (三) 陳昌濟：新論正誤（待曉廬排印本）
- (四) 孫楷第：劉子新論校釋（西苑叢書本）
- (五) 楊明照：劉子斠註（燕京大學文學年報一九三八年第四期）
- (六)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本）
- (七) 王叔岷：劉子集證（一九六一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四）
- (八) 林其談、陳鳳金：劉子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 (九) 羅振玉：劉子校記（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本）
- (一〇)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
- (一一)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
- (一二) 尚書（十三經注疏本）

- (一三)周禮(十三經注疏本)
- (一四)禮記(十三經注疏本)
- (一五)儀禮(十三經注疏本)
- (一六)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本)
- (一七)易緯通卦驗(四庫全書本)
- (一八)左傳(十三經注疏本)
- (一九)公羊傳(十三經注疏本)
- (二〇)穀梁傳(十三經注疏本)
- (二一)爾雅(十三經注疏本)
- (二二)論語(十三經注疏本)
- (二三)孟子(十三經注疏本)
- (二四)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本)
- (二五)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本)
- (二六)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本)
- (二七)論語撰考識(清黃奭輯,漢學堂叢書本)

(二八)皇侃：論語疏（四庫全書本）

(二九)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本）

(三〇)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三一)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本）

(三二)班固：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本）

(三三)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本）

(三四)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本）

(三五)東觀漢紀（四部備要本）

(三六)常璩：華陽國志（四部叢刊本）

(三七)趙曄：吳越春秋（四部叢刊本）

(三八)袁康、吳平：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三九)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四〇)劉向：列女傳（四部叢刊本）

(四一)竹書紀年（四部叢刊本）

(四二)張華：博物志（四部備要本）

- (四三)酈道元：水經注（四部叢刊本）
- (四四)崔豹：古今注（四部備要本）
- (四五)沈約：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本）
- (四六)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本）
- (四七)樂史：太平寰宇記（古逸叢書本）
- (四八)杜佑：通典（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本）
- (四九)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本）
- (五〇)魏徵：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本）
- (五一)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本）
- (五二)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本）
- (五三)帝王世紀（叢書集成初編本）
- (五四)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本）
- (五五)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 (五六)王先謙：荀子集解（上海涵芬樓本）
- (五七)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五八)管子(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五九)畢沅:呂氏春秋校正(民國十五年上海掃葉山房書局本)

(六〇)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本)

(六一)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本)

(六二)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商務印書館本)

(六四)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五)王利器:新語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六)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七)抱朴子外篇(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六八)葛洪:神仙傳(四庫全書本)

(六九)彭鐸:潛夫論箋校正(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七〇)郭化若:孫子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本)

(七一)陳立:白虎通疏證(清皇清經解續編本)

(七二)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本)

- (七三)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
- (七四)王充：論衡（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 (七五)五行大義（叢書集成初編本）
- (七六)靈樞經（四部叢刊本）
- (七七)李世民：帝範（叢書集成初編本）
- (七八)唐武后：臣軌（佚存叢書本）
- (七九)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四部叢刊本）
- (八〇)尉繚子（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本）
- (八一)桓範：世要論（四部叢刊本）
- (八二)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叢刊本）
- (八三)衛宏：漢舊儀（四部備要本）
- (八四)六韜（四部叢刊本）
- (八五)尹文子（四部叢刊本）
- (八六)尸子（孫星衍輯，四部備要本）
- (八七)趙善詒：說苑疏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八八) 素問(四部備要本)

(八九) 神農本草經(四部備要本)

(九〇) 蔡邕:獨斷(叢書集成初編本)

(九一) 開元占經(四庫全書本)

(九二) 阮籍:樂論(王謨輯漢魏遺書鈔本)

(九三) 司馬法(四部叢刊本)

(九四) 諸葛亮:心書(叢書集成初編本)

(九五) 慎到:慎子(四部叢刊本)

(九六) 劉向:新序(百子全書本)

(九七) 孔鮒:孔叢子(景印元明善本叢書本)

(九八) 王肅:孔子家語(四部備要本)

(九九) 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四庫全書本)

(一〇〇)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本)

(一〇一) 王嘉:拾遺記(百子全書本)

(一〇二) 蕭繹:金樓子(百子全書本)

- (一〇三)魏徵：羣書治要（四部叢刊本）
- (一〇四)韓非子（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索引本）
- (一〇五)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本）
- (一〇六)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本）
- (一〇七)沈德潛：古詩源（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本）
- (一〇八)嚴可均：全漢文（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本）
- (一〇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本）
- (一一〇)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本）
- (一一一)蕭統：文選（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本）
- (一一二)王念孫：讀書雜志（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本）
- (一一三)王念孫：廣雅疏證（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本）
- (一一四)王引之：經義述聞（四部備要本）
- (一一五)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
- (一一六)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市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本）
- (一一七)孔鮒：小爾雅（四部備要本）

- (一一八)錢繹：方言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本）
- (一一九)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本）
- (一一〇)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本）
- (一一一)李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本）
- (一一二)歐陽詢：藝文類聚（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本）
- (一一三)王應麟：困學紀聞（四部備要本）
- (一一四)王應麟：玉海（四庫全書本）
- (一一五)馬總：意林（四部叢刊本）
- (一一六)陸德明：經典釋文（叢書集成初編本）
- (一一七)陳彭年：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本）
- (一一八)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本）
- (一一九)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本）
- (一二〇)羅常培：周秦古韻擬音（此為手抄本，非正式出版）
- (一二一)鄧析子（四部叢刊本）

# 目 錄

序言	一
凡例	七
本書所據版本書目	九
本書所用考訂書目	三
卷一	
清神章一	一
防慾章二	十
去情章三	一〇
韜光章四	一六
崇學章五	三
卷二	
專務章六	四
辨樂章七	六
履信章八	八
思順章九	九
慎獨章十	一〇

卷三

貴農章十一	一三
愛民章十二	一三
從化章十三	一三
法術章十四	一四
賞罰章十五	一四
審名章十六	一五

卷四

鄙名章十七	一六
知人章十八	一七
薦賢章十九	一八
因顯章二十	一九

卷五

託附章二十一	二九
心隱章二十二	二六
通塞章二十三	二三
遇不遇章二十四	二三
命相章二十五	二〇

卷六

妄瑕章二十六	二九
適才章二十七	二七
文武章二十八	二五
均任章二十九	二〇
慎言章三十	二六

卷七

貴言章二十一	三一五
傷讒章二十二	三一七
慎隙章二十三	三三七
誠盈章二十四	三三六
明謙章二十五	三三五
大質章二十六	三三九
辨施章二十七	三五五
和性章二十八	三七〇
殊好章二十九	三七六
兵術章四十一	三四四
閱武章四十二	四〇二
明權章四十二	四一〇

卷九

貴速章四十三	四一九
觀量章四十四	四二四
隨時章四十五	四三三
風俗章四十六	四四二
利害章四十七	四五〇
禍福章四十八	四五六
貪愛章四十九	四五五
類感章五十	四七四
正賞章五十一	四八五
激通章五十二	四九六
惜時章五十三	五〇三
言苑章五十四	五〇九

九流章五十五 ..... 五一九

附錄一

劉子佚文一則 ..... 五四〇

北齊書劉晝傳 ..... 五四〇

北史劉晝傳 ..... 五四一

附錄二

主要版本序跋 ..... 五四三

校注諸家序跋 ..... 五四二

附錄三

諸書著錄 ..... 五四一

諸家考證 ..... 五四二

附錄四

劉子作者辨證 ..... 六一四

# 劉子校釋卷之一

## 清神章一

形者，生之器也〔一〕；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二〕。故神靜而心和〔三〕，心和而形全〔四〕；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五〕。將全其形，先在理神〔六〕。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八〕。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九〕，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一〇〕。垢滅則內欲永盡〔一一〕，神清則外累不入〔一二〕。今清歌奏而心樂〔一二〕，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三四〕。以此而言之〔三四〕，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舉正性〔五六〕，況萬物之衆以拔擢而能清心神哉〔七八〕！故萬人彎弧，以嚮一鵠，鵠能無中乎〔一八〕？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血氣者，五臟之使候也〔一九〕。耳目之於聲色〔二〇〕，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二一〕。七竅蔽於攻取〔二二〕，則精神馳騖而不守；血氣靡於趣

舍<sup>(三)</sup>，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sup>(四)</sup>，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sup>(三)</sup>，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德而忘賤<sup>(三)</sup>，故尊勢不能動<sup>(三)</sup>，樂道而忘貧<sup>(三)</sup>，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sup>(三)</sup>，一氣浩然<sup>(三)</sup>，純白於衷<sup>(三)</sup>。故形不養而性自全<sup>(三)</sup>，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 校釋

〔一〕楊明照劉子斠註曰：「淮南原道篇：『夫形者，生之舍也。』史記自序：『形者，生之具也。』」王叔岷劉子集證曰：「文子九守篇（守弱）：『夫形者，生之舍也。』」庶按：器謂形態，周易繫辭上：「形乃謂之器。」

〔二〕「主」，上海涵芬樓景明正統道藏本作「本」。楊明照曰：「『本』字非是。淮南精神篇：『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文子九守篇（守虛）：『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荀子解蔽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王叔岷曰：「『本』、『主』義近。淮南泰族篇：『故心者，身之本也。』」庶按：此蓋本淮南子精神篇文，故當從楊說。

〔三〕唐袁孝政註：「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

出，時清卽太平，水清卽魚躍，神清卽無累，心清卽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言清矣。」

〔四〕「形全」，形體完整。此意指外形完好無損。

〔五〕王叔岷曰：「文選嵇康養生論：『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

〔六〕王叔岷曰：「養生論：『（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庶按：理神謂調理精神，意謂使内心清靜平和。

〔七〕「清虛棲心」，猶言清虛棲於心，意謂內心清虛。

〔八〕袁註：「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闕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也，止也。」楊明照曰：「莊子人間世篇：『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俞樾平議以下』止字爲也字之誤。」釋文引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淮南俶真篇：「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王叔岷曰：「御覽一七四引列子：『虛室生白。』並引張湛註：『夫視有若虛者，虛室而純白獨生。』」庶按：虛室生白，猶言空虛之室，方能發出白光，意謂空虛之心境，方能潔白無垢。」

〔九〕「昧」，明程榮漢魏叢書本、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並作「爍」。楊明照曰：「『昧』、『爍』二字諺並得通。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文子九守篇（守清）：『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淮南俶真篇：『人莫鑑於流沫（庶按：王念孫校作「沫雨」。）而鑑於止水。』

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形於明鏡者，以覩（覩字衍。）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sup>〔一〕</sup>又按：臣軌（東方學會印日本寬文本）公正章：「夫不照於昧金（據此，則作『爍』者）非是。武后所見，當是古本劉子爾也。」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蓋襲於此。王叔岷曰：「明陶宗儀說郛卷六讀子隨識、明徐元太喻林百十一引並作『昧』。王（保珍）云：『宋潘自牧記纂淵海五三引「昧」字同。』庶按：楊說是。「昧金」無光，「瑩鏡」有光，二者詞義正相對。且淮南子俶真篇以生鐵與明鏡對，與此昧金與瑩鏡對，意亦相因。

〔二〕「靜」乃「淨」之借字。國語（四部備要本）周語中：「靜其巾冕。」韋昭註：「靜，潔也。」神清，謂精神不亂。淮南子俶真篇：「神清者，精神內守也。」

〔三〕「欲」，黃丕烈校跋明覆宋刻本、葉子寅、許心辰跋，張紹仁題款，黃丕烈、陸拙生校跋明鈔本、景道藏本、明萬曆五年周子義刊子彙本、明萬曆六年吉府刻二十家子書本、程榮本、明龍川精舍鈔本並作「慾」。說文：「欲，貪也。」「欲」、「慾」古今字。

〔四〕王叔岷曰：「淮南俶真篇：『神清者，嗜欲弗能亂。』」庶按：淮南俶真篇高誘註：「神清者，精神內守也。」

〔五〕袁註：「韓娥善歌，欲入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爲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

哭而歌。」韓娥卽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

庶按：袁註言韓

娥事，見列子湯問篇。

〔二四〕「神居體而遇感推移」，謂精神寓居於形體之中，因受外物影響而變化。淮南脩務篇：「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高誘註：「推移，猶轉易也。」

〔二五〕「言」下原無「之」字。明鈔本、景道藏本、程榮本、龍川鈔本於「言」下並有「之」字。林其談、陳鳳金劉子集校曰：「餘本並奪上『之』字。」王叔岷曰：「『之』字疑涉下文『情之變動』而衍。」庶按：依文意，有「之」字與上文「由此觀之」相對，據增。

〔二六〕王叔岷曰：「文子九守篇（守虛）：『夫哀樂者，德之邪。』『塞』與下文『拔擢』同義。莊子駢母篇：『擢德塞性。』（今本『塞』誤『塞』，王念孫雜志余編有說。）」庶按：「塞」同「捷」，謂攻取。「捷正性」，猶言破壞其純淨之性。淮南俶真篇：「擢德捷性。」

〔二七〕孫楷第劉子新論校釋曰：「句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衆』當作『來』。『而能』二字當在『拔擢』二字下。『以』字疑衍文。『生』當作『王』（說見後）。原文當爲『況萬物之來拔擢而能王心神哉』。上文『一哀一樂，猶塞正性』，逗此句，卽承上文而言。謂萬物之來拔擢，必不能王心神，非謂拔擢萬物後而王心神也。下文『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又承此句而申言之。『萬人彎弧，以向一鵠』，『萬物眩曜，以惑一生』，卽『萬物之來拔擢』也。淮南子俶真訓：『今萬物之來拔擢吾性，捷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耶？』

語意正與此同。『生心神』三字連文，於義無取。『生』疑當作『王』。廣韻四一漾下：『王，盛也。』莊子養生主：『神雖王，不善也。』是其義矣。王叔岷曰：『孫氏定作『況萬物之來拔擢，而能王心神哉』？原文未必僞亂至此。竊疑此文『生』本作『全』，『全』、『生』形近，又涉下文兩『生』字而誤也。』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全心神哉？與上下文義自相應，似不必多所改竄也。』庶按：「清」原作「生」，景四庫本作「清」，「清」字義勝，據改。「而能」二字當位於「清」字上。「拔擢」位於「而能」上，全句當讀作「況萬物之衆以拔擢，而能清心神哉」！「拔擢」同義連屬，與上文「舉」義同，「而」訓「何」（參看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卷七）。全句意謂：況以萬物之衆擾亂，損傷精神之自然狀態，如何使心神清耶。

〔二〕袁註：『鵠是姦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楊明照曰：「呂氏春秋本生篇：『萬人操弓，共射其（其字衍。）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庶按：袁註非。鵠乃射之的，卽今箭靶之心。小爾雅卷七：『侯中者謂之鵠。』鵠、招義同。〔三〕「血」原作「志」，「志」乃「血」之訛。淮南精神篇：『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也。』（從王念孫讀書雜志校改。）靈樞經營衛生會篇：『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據改。

〔三〇〕「之」原作「誘」，覆宋本、龍川鈔本、明刊歸有光輯諸子彙函石匏子、明崇禎年刊黃澍葉紹泰輯